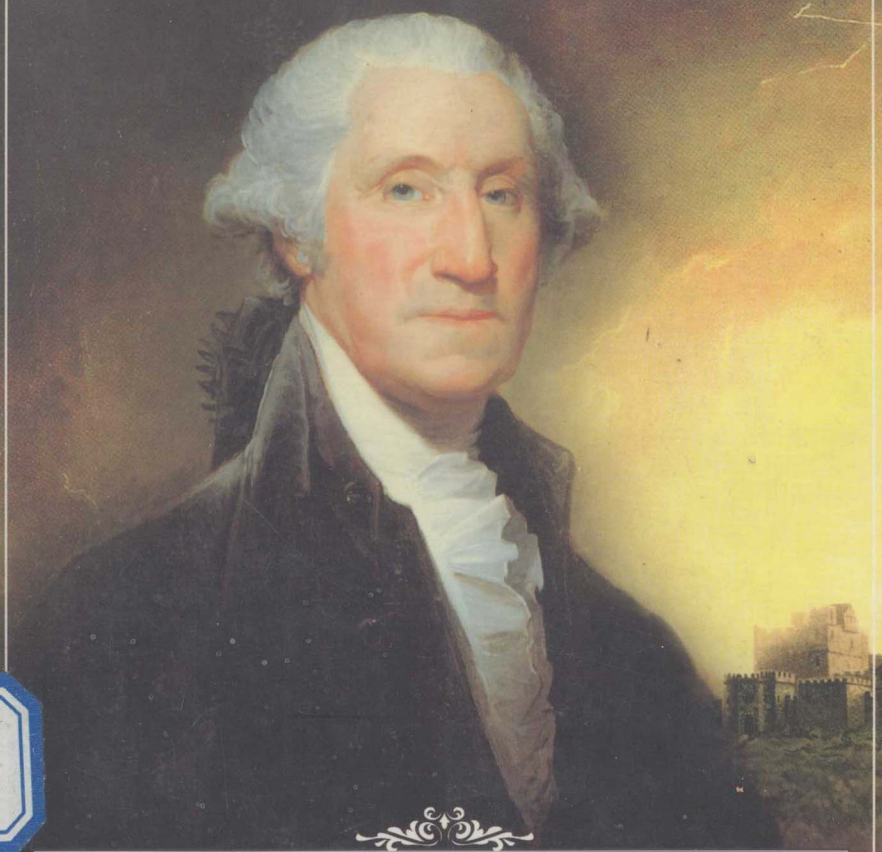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THIRD EDITION



原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基督山伯爵

 Count of Monte Cristo
原典对照精编本



[法]大仲马
时代文艺出版社

1330155

II-65.44

9407.

原典对照精编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基督山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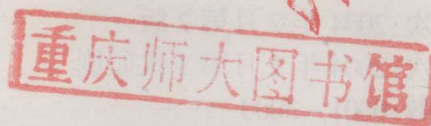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THE AUTHOR'S NOTE
TO THE EXCELLENT EDITION

[法]大仲马



CS1513972



YuanDianDuiZhaoJingBianBe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大仲马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87-1506-1

I. 世… II. 大… III. 长篇小说-法-近代
IV. 12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656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三辑 基督山伯爵(下)

作 者:[法]大仲马
责任编辑:张秀枫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32 开
字 数:290.5 千字
印 张:12.9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书 号:ISBN 7-5387-1506-1/I·1453
定 价:420 元

目 录

第七十七章	海 黛	1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专讯	20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38
第八十章	控 告	50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铺老板的房间	56
第八十二章	撬锁夜盗	74
第八十三章	天主的手	87
第八十四章	博 尚	93
第八十五章	旅 行	99
第八十六章	审 判	110
第八十七章	挑 衅	123
第八十八章	侮 辱	130
第八十九章	夜	140
第九十章	决 斗	148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60
第九十二章	自 杀	166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174
第九十四章	吐露真情	181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93
第九十六章	婚 约	201
第九十七章	通往比利时的路上	211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217

第九十九章 法 律	229
第一〇〇章 露 面	239
第一〇一章 蝗 虫	246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252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利安	258
第一〇四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267
第一〇五章 拉雷兹神甫公墓	278
第一〇六章 财产分割	292
第一〇七章 狮 穴	307
第一〇八章 法 官	314
第一〇九章 开 庭	323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329
第一一一章 赎罪祭礼	336
第一一二章 启 程	345
第一一三章 往 事	357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369
第一一五章 路易吉·万帕的菜单	380
第一一六章 宽 恕	387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393

第七十七章 海 黛

伯爵的马车刚转过大街的拐角，阿尔贝就转身朝着伯爵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响，听起来倒像是有意做作似的。

“嗨！”他对伯爵说，“我要像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之夜过后问卡特琳·德·美第奇那样地问您一句：您看我这个小角色演得怎么样？”

“指什么而言？”基督山问。

“指在唐格拉尔先生府上对付我那位情敌呗。”

“什么情敌？”

“哟！什么情敌？您的被保护人，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先生！”

“噢！别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子爵；我可不是安德烈亚先生的什么保护人，至少在牵涉到唐格拉尔先生的时候绝无此事。”

“倘使那位小伙子在这上面也需要您的保护，我可就要责备您啦。幸好他碰到的是我，不用这么做也行。”

“怎么！您觉着他在向唐格拉尔小姐献殷勤啦？”

“绝对没错：他那双眼睛在脉脉传情，他用柔和甜蜜的声调在倾诉心曲，他渴望得到骄傲的欧仁妮的小手。瞧，我都做起诗来了！凭良心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得，我还要重说一遍：他渴望得到骄傲的欧仁妮的小手。”

“只要人家心里想着的是您，那又有什么关系？”

“请别这么说，亲爱的伯爵；我现在是两头招人嫌哪。”

“怎么，两头招人嫌？”

“可不是：欧仁妮小姐几乎不理我，而她的那位密友德·阿尔米依小姐呢，压根儿不睬我。”

“没错，可是那位父亲挺喜欢您呀，”基督山说。

“他？正相反吧，他往我心口扎刀的次数多得都数不清了；敢情那都是些刀尖会缩进柄里去的匕首，是些只能演演戏的匕首，但他以为都是货真价实的呢？”

“嫉妒也是感情的流露。”

“没错，可我没在嫉妒。”

“我是说他，他在嫉妒。”

“嫉妒谁？嫉妒德布雷？”

“不，嫉妒您。”

“嫉妒我？我敢说，不出一个星期他就要给我吃闭门羹了。”

“您想错了，亲爱的子爵。”

“何以见得？”

“您要证明？”

“对。”

“我受托去请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前来同男爵商谈落实婚事。”

“受谁之托？”

“受男爵本人之托。”

“哦！”阿尔贝用他所能做出来的最温存的样子说，“您是不会去说的吧，是吗，我亲爱的伯爵？”

“您又错了，阿尔贝，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当然要去说的。”

“唉，”阿尔贝叹着气说，“看来您是非要让我结婚不可了。”

“我的宗旨是与人为善；说到德布雷，我在男爵夫人那儿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他们吵架了。”

“他跟男爵夫人？”

“不是，跟男爵先生。”

“莫非男爵先生瞧出了什么破绽？”

“哈！好一个高明的笑话！”

“您是说他早就知道了？”基督山带着一种可爱的憨态说。

“那还用说！您这是打哪儿来的呀，我亲爱的伯爵？”

“从刚果吧，如果您爱这么说的话。”

“还不够远。”

“我哪儿弄得明白你们这些巴黎人是怎么当丈夫的呀？”

“喂！亲爱的伯爵，当丈夫到处都是一样的；您只要把随便哪个国家的一个人研究透了，也就弄明白他的整个种族了，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唐格拉尔和德布雷是为什么吵起来的呢？他俩看上去相处得挺不错的嘛，”基督山仍是那副憋气可掬的样子。

“唷！这下子咱们碰上伊希斯的秘密祭礼了，可我不是女神的信徒哪。等小卡瓦尔坎蒂先生当了进门女婿，您可以去问他这个问题。”

马车停住了。

“咱们到了，”基督山说，“才十点半，上去坐坐吧。”

“乐意之至。”

“回头用我的马车送您回去。”

“谢谢，不必了，我的车子大概就跟在后面呢。”

“可不，这都来了，”基督山说着跳下车来。

两人进入宅邸；客厅里亮着灯，他们走了进去。

“您去给我们沏点茶来，巴蒂斯坦，”基督山说。

巴蒂斯坦默不作声地退了下去。两秒钟后，他手里端着一只托盘又出现了，托盘里的东西一应俱全，就跟童话剧里的茶点一样，像是打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说实在的，”莫尔塞夫说，“您最使我倾倒的地方，亲爱的伯爵，并不是您的富有，或许还有人比您更富有；也不是您的才智，博马舍虽然不比您更有才智，但也可以跟您平分秋色；最令人叫绝的是您的仆人伺候您的这种方式，他们听到您的吩咐以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但只消一分钟、一秒钟，东西就准备好了，仿佛他们能从您敲铃的方式就猜到您想要什么，而且仿佛您所要的东西随时都是现成准备好的。”

“您说的倒也差不离。他们知道我的习惯。比如说，我就给您看个例子吧：您喝茶时是不是想要点别的什么？”

“当然，我想要抽烟。”

基督山凑近小铃，在上面敲了一下。

一秒钟后，一扇暗门打开，阿里手捧两支土耳其长管烟筒出现在门口，两支烟筒里都装好了上等的拉塔基亚烟丝。

“真是绝了，”莫尔塞夫说。

“喔，不，简单之至，”基督山说，“阿里知道我平时喝茶或喝咖啡时总是抽烟：他知道我刚才吩咐了备茶，也知道我是和您一起回来的，他听见我喊他，就猜到了原因，而又因为在他的国家里通常都以烟筒待客，所以他不是拿来一支，而是拿来了两支烟筒。”

“当然，您的这番解释跟刚才的一样合情合理，可是确实也只有您……哦！等一等，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说着，莫尔塞夫向房门俯身过去，那扇门里正传来一阵类似六弦琴的

乐声。

“没说的，亲爱的子爵，今晚上您听音乐是在劫难逃了；您刚从唐格拉尔小姐的钢琴那儿逃出来，又碰上了海黛的独弦琴。”

“海黛！多迷人的名字！这么说，不只是拜伦爵士的诗里有海黛，还真有叫这个名字的女人？”

“当然；海黛这个名字在法国非常罕见，但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却是相当普通的；就好比你们说贞洁啊，纯真啊，无邪啊什么的；照你们巴黎人的说法，这是一种受洗的教名。”

“哦！妙极了！”阿尔贝说，“我多么希望我们的法国姑娘能叫善良小姐，静默小姐，爱德小姐啊！哟，要是唐格拉尔小姐不是像现在这样叫克蕾尔—玛丽—欧仁妮，而是叫贞洁—腴腴—天真·唐格拉尔小姐，嘿，在结婚公告上有多带劲！”

“您疯啦！”伯爵说，“别这么大声嚷嚷开玩笑，海黛会听见的。”

“她会生气？”

“不会，”伯爵神情倨傲地说。

“她这人没脾气？”阿尔贝问。

“这不是有没有脾气的问题，这是她的本份：一个女奴是不能对主人生气的。”

“得了吧！您也别开玩笑。现在还有什么奴隶？”

“敢情还有吧，既然海黛是我的女奴。”

“您这人确实为人处世样样与众不同。基督山伯爵先生的女奴！这在法国可是一种身份呢。照您手头这么宽绰的样子，这个身价得值十万埃居一年哩。”

“十万埃居！这可怜的孩子以前可远不止有这个数呢；她降生到人世以后就生活在金银财宝堆里，《一千零一夜》里的珠宝跟那—比，真是算不得一回事了。”

“这么说，她当真是位公主？”

“您说对了，而且是她的国度里最显贵的一位公主。”

“我想也是。可是一位显贵的公主怎么会变成女奴呢？”

“僭主狄奥尼西奥斯是怎么变成小学教员的呢？那是战争的劫难，亲爱的子爵，是命运的播弄。”

“她的名字是个秘密吗？”

“对别人是的；但对您不是，亲爱的子爵，您是我的朋友，而且您是不

会说出去的，是不是，您愿意答应我不说出去吗？”

“哦！我凭荣誉起誓！”

“您知道约阿尼纳帕夏的故事吗？”

“阿里一台佩莱纳？那当然，家父就是在他麾下发迹的呀。”

“可不是，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嗯！海黛跟阿里一台佩莱纳有什么关系？”

“再简单不过了，她是他的女儿。”

“什么！她父亲是阿里一台佩莱纳？”

“母亲是美丽的瓦西丽姬。”

“但她是您的女奴？”

“喔！我的天主，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喔！有一天我路过君士坦丁堡的集市，就把她买下来了。”

“真是神乎其神！跟您在一起，亲爱的伯爵，真像生活在梦境里。现在，请您听我说，我想非常冒昧地向您提出一个要求。”

“尽管提呗。”

“既然您平时和她一起出门，而且带她上歌剧院……”

“怎么样呢？”

“我真的能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吗？”

“您可以冒昧地向我提任何要求。”

“好吧！亲爱的伯爵，请把我介绍给您的公主吧。”

“非常愿意；但有两个条件。”

“行，我愿意接受。”

“第一个条件是您不能把这次会面告诉任何人。”

“很好（莫尔塞夫伸出一只手），我起誓。”

“第二个条件是，不许对她提到您父亲曾在她父亲手下效力的事。”

“我也起誓。”

“好极了，子爵，您会记住这两个誓言的，是吗？”

“是的，”阿尔贝说。

“很好。我知道您是个珍惜荣誉的人。”

伯爵又在铃上敲了一下；阿里出现了。

“去通知海黛，”伯爵对他说，“我要到她房里去喝咖啡，再告诉她，我请她允许我向她介绍一位朋友。”

阿里鞠躬退下。

“那么，咱们说完了，您别直接发问，亲爱的子爵。如果您想知道什么事情，就先问我，我会再去问她的。”

“一言为定。”

阿里第三次出现在门口，他撩起门帘，表示主人和阿尔贝可以进去了。

“进去吧，”基督山说。

阿尔贝伸手掠了掠头发，卷了卷唇髭，伯爵戴上帽子和手套，领着阿尔贝走进里面的套间，这个套间除了有阿里像步哨似地守着门口，还有三个由米尔托指挥的法国侍女犹如卫队似的担任警戒。

海黛等候在第一个房间，那是她的客厅。她的两只大眼睛惊奇地睁得圆圆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基督山以外的其他男人进入她的套间。她盘起双腿，坐在客厅角上的一张缎子软垫上，犹如一只小鸟栖息在这用东方最华贵的织锦绣花绸缎做成的窝里。身边就是那把刚才发出琴声的乐器；她这样看上去真是可爱极了。

一瞧见基督山，她马上带着一种兼有女儿和情人的表情的独特的微笑直起身来；基督山走上前去，把手伸给她，她按习惯捧住这只用手用嘴唇去吻。

阿尔贝站在房门口旁边，被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在法国无法领略到的奇异的美给震慑住了。

“你给我带什么人来了？”年轻姑娘用近代希腊语问基督山，“一位兄弟，一位朋友，一位普通的熟人，还是一个敌人？”

“一位朋友，”基督山用同样的语言说。

“叫什么名字？”

“阿尔贝子爵；就是我在罗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那个人。”

“你要我用哪种语言跟他谈话？”

基督山传过脸去朝着阿尔贝。

“您会说近代希腊语吗？”他问年轻人。

“咳！阿尔贝说，‘就连古代希腊语也不会说，亲爱的伯爵；荷马和柏拉图再也没有比我更糟糕，而且我敢说，更不敬的学生了。’”

“那么，”海黛说，从她说的话可以看出她是听得懂基督山和阿尔贝的问答的，“我就说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吧，如果爵爷同意的话。”

基督山考虑了片刻。

“你就说意大利语吧，”他说。

然后他转向阿尔贝说：

“可惜您不懂近代和古代的希腊语，这两种语言海黛都说得好极了；现在这可怜的孩子只能说意大利语了，这样也许会使您对她留下一个不准确的印象。”

他对海黛作了个手势。

“欢迎你，跟我的大人和主人一起来的朋友，”年轻姑娘说的是一口纯正的托斯卡纳方言，其中搀有的古罗马人的口音，使但丁的语言听上去犹如荷马的语言一般响亮，“阿里！咖啡和烟筒！”

就在阿里退下去按年轻女主人的吩咐准备的当口，海黛做了个手势，示意阿尔贝走上前去。

基督山朝阿尔贝指指两张帆布折凳，两人走过去各自端起一张到桌几边上坐下，桌几中间摆着一支水烟筒，旁边放着鲜花、图画和乐谱。

阿里端着咖啡和长烟筒回进来；巴蒂斯坦是不准进这个套间的。

阿尔贝把这个黑奴递给他的长烟筒推开。

“哦！拿着吧，拿着吧，”基督山说，“海黛的教养并不亚于巴黎女人：哈瓦那雪茄让她受不了，因为她不喜欢那股难闻的味儿；可是您知道，东方的烟草是一种香料。”

阿里退了出去。

咖啡都已经斟在杯里；还特地为阿尔贝放了一只糖缸。基督山和海黛都按阿拉伯人的习俗，也就是说不加糖地喝这种阿拉伯饮料。

海黛伸出一只手，用粉红色的纤长的指尖端起日本瓷杯，满心欢喜地举到唇边，一个孩子在喝到或者吃到一样心爱的东西时，就会有这种天真无邪的开心的神情。

这时进来了两个侍女，她们端来另外两个托盘，把上面装着的冰块和果汁放在两张特制的小桌上。

“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signora，”阿尔贝用意大利语说，“请原谅我这傻乎乎的模样。我简直看呆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这会儿我又像来到了东方，真正的东方，不是我过去看到过的可怜巴巴的东方，而是我在巴黎梦见的那个东方；可刚才没一会儿，我还听见公共马车鳞鳞驶过的声音和小贩叫卖柠檬水的摇铃声呢。呵，signora！……虽然我不懂希腊语，但您说的话，再加上这仙境般的氛围，已经使这个夜晚让我终生难忘了。”

“我对您说意大利语也挺方便，先生，”海黛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东方，我尽量让您感到这儿就是东方。”

“我谈什么话题好呀？”阿尔贝悄悄地问基督山。

“爱谈什么就谈什么呗；谈谈她的国家、她的幼年时代、她的回忆；再不然，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谈谈罗马、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

“哦！”阿尔贝说，“对着一位希腊姑娘，却去谈平时对巴黎女人谈的话题，那就大可不必了；就让我跟她谈谈东方吧。”

“行呀，亲爱的阿尔贝，这是她最爱谈的话题。”

阿尔贝转过脸去向着海黛。

“您是几岁离开希腊的？”他问。

“五岁，”海黛回答说。

“那您还能记得您的祖国吗？”阿尔贝问。

“当我闭上眼睛，我见过的往事就会浮现在眼前。有两种视觉：肉体的视觉和心灵的视觉。肉体看到的東西有时会忘却，但心灵看到的東西是永远记在心头的。”

“您最早能记事是什么时候？”

“刚会走路的时候；我母亲，大家都叫她瓦西丽姬，瓦西丽姬是高贵的意思，”年轻姑娘抬起头来补充说，“我母亲把我们所有的金币都装进一个钱袋，然后就给我披上面纱，挽着我的手一起到街上去为囚犯募捐，一路走一路说：‘施舍给穷人就是放债给主。然后，等钱袋装满以后，我们就回到宫里，什么也不对我父亲说，悄悄地把路人当我们是穷苦女人而施舍的钱，都交给修道院的长老，让他去分发给囚犯。’”

“那时候您几岁了？”

“三岁，”海黛说。

“这么说，从三岁开始您就都记得周围发生的事情了？”

“都记得。”

“伯爵，”莫尔塞夫轻轻地对基督山说，“您得允许让她给我们讲点她自己的故事。您不许我对她提起家父，但也许她会对我提到呢，您不知道我多么热切地希望能从一张如此美丽的小嘴里听到家父的名字呵。”

基督山转脸对着海黛，动了动眉毛做个记号，示意她要特别留意他下面的这话，然后就用希腊语对她说：

“把您父亲的遭遇告诉我们，但别提那个叛徒的名字，也别提他出卖你们的经过。”

海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明净的额头掠过一道阴影。

“您对她说了些什么？”莫尔塞夫轻轻地问。

“我对她重说一遍您是朋友，让她对您什么都不要隐瞒。”

“那么，”阿尔贝说，“为囚犯募捐就是您最早的记忆了；您还记得什么呢？”

“还记得什么？我记得那是在湖边埃及无花果树的树荫下，我仿佛还能透过繁密的枝叶望见那片涟漪轻漾的湖面；父亲背靠着那株最老最茂密的大树，坐在软垫上，母亲斜躺在他的足边，我当时还是个小不点儿，抚弄着父亲飘垂到胸前的白胡须和插在腰带上的那柄镶嵌宝石的弯刀；不时会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走到他跟前对他说几句话，说些什么我从来没留心过，但父亲总是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一个‘杀’或‘赦’字！”

“这可真新鲜，”阿尔贝说，“我居然是从一位年轻姑娘的嘴里，而不是从剧院的舞台上，听说这样的事情，而且一边还在对自己说：‘这不是在听编出来的故事哟。’请问，”他问道，“您既然自幼就见惯了这些充满诗意的画面和神奇美妙的场景，那您对法国的印象如何呢？”

“我觉得这是个美丽的国家，”海黛说，“但我看到的法国是实实在在的法国，因为我是用一个成年女子的眼睛来看它的，而对我的祖国，我觉得情况完全不同，我对它是用孩子的眼睛去看的，所以总是蒙着一层时而明亮时而黯淡的薄雾，那得看我是把它当作一个可爱的祖国还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地方而定了。”

“您还这么年轻，signora，”阿尔贝一时也不免流于俗套，问道，“您能受过什么苦难呢？”

海黛转过脸去对着基督山，他做了个难以觉察的表情，轻轻地说：

“说下去吧。”

“藏在心灵深处的，是那些幼年最初的记忆；而除了我刚才对您讲的那两件事，我幼年时代留下的就都是些凄苦的回忆了。”

“说吧，说吧，signora，”阿尔贝说，“我向您保证，我正怀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在听您说呢。”

海黛凄然一笑。

“那么，您愿意听我回忆其他的那些往事啰？”她说。

“我洗耳恭听，”阿尔贝说。

“好吧！我四岁的那年，有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醒了。我们是在约阿尼纳的王宫里；她把我从睡垫上抱了起来，我睁开眼睛，只见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她什么也没说，拉着我就走。

“瞧着她流泪，我也要哭了。”

“‘别哭！孩子，’她说

“平时，我也跟别的孩子一样，任性得很，要哭的时候，凭母亲再怎么劝怎么骂，也非得哭个痛快不可；但这一次，我可怜的母亲的声里有一种骇人的语调，我马上就止住不哭了。

“她拉着我急匆匆地往前走。

“这时，我看清了我们是沿着一座宽阔的楼梯在往下走。走在我们前面的，是母亲的侍女，她们扛着或提着装满贵重衣服、首饰和金币的箱子和袋子，沿着这座楼梯往下走，或者说往下冲。

“在妇女后面，是二十个人的一队卫兵，他们装备着长枪和短枪，身穿制服，这种制服是自从希腊建国以来你们在法国就很熟悉的。

“您也想象得到，这预示着一场灾难正在降临，”海黛摇着头说，想到当时的情景，她的脸色就变得煞白了，“正在降临到这条长长的女奴和妇女行列上，他们睡眼惺忪，半睡半醒的，至少我觉着是那样，因为我自己还没睡醒，所以说说不定就以为别人也没睡醒了。

“人群在楼梯上匆匆往下跑，松枝火把的亮光把摇曳不定的巨大人影投射在宫殿的穹顶上。

“‘让她们赶快！’走廊那一端传来一个声音。

“听见这个声音，所有的人都弯下腰去，就像一阵风吹过原野，麦田里的穗子都弯下腰去一般。

“我呢，哆嗦了一下。

“这个声音，就是我父亲的声音。

“他走在最后，身穿华丽的长袍，手握你们皇帝送给他的那支马枪；他扶在他的心腹卫士塞利姆的肩膀上，在后面赶着我们往前走，就像牧人赶着一群迷路的羔羊。

“我的父亲，”海黛抬起头来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欧洲，都称他为约阿尼纳的阿里——台佩莱纳帕夏，在他面前，整个土耳其都在瑟瑟发抖。”

阿尔贝不知为什么，听到这几句用无法形容的高傲、尊严的语调说出的话时，竟打了个寒噤；他仿佛觉得这个年轻姑娘，在她犹如占卜师召唤亡灵似地回忆这个血淋淋的形象时，她的眼睛里喷射出一种阴郁可怕的光芒，因为她父亲的惨死使他在当代欧洲人的眼里显得更为高大了。

“不一会儿，”海黛继续说下去，“我们停止了行进；因为走到楼梯底下，

就来到了湖边。母亲把我紧紧搂在她怦怦直跳的胸口，我看见父亲就站在后面两步路的地方，朝四下里焦躁不安地张望着。

“前面有四级大理石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下的水面上漂荡着一只木船。

“从我们站的地方望去，只见湖中央耸立着一座黑黝黝的建筑；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湖心亭。

“我觉得这座亭阁离得很远很远，这或许是天黑的缘故。

“我们下到船上。我还记得，船桨划过水面时，没有一点声响；我俯身去看船桨：船桨上都裹着我们卫兵的腰带。

“船上除了桨手之外，只有那些侍女、父亲、母亲、塞利姆和我。

“卫兵们留在湖边，单膝盖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万一追兵赶来时，另外那三级台阶就是他们的防御工事。

木船在湖面上风也似的飞速前进。

“‘船为什么开得这么快呀？’我问母亲。

“‘嘘！孩子，’她说，‘咱们是在逃命。’

“可我不懂。我父亲为什么要逃命呢？他是无所不能的，平时总是别人在他面前逃跑的，他常这么说：他们恨我，所以他们怕我。

“其实，父亲在湖上这么往前赶，确实是在逃命。后来他对我说过，约阿尼纳城堡的守军，由于长期作战，已经疲惫不堪……”

说到这儿，海黛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对基督山望着，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眼睛。年轻姑娘继续往下讲时，语调就缓慢了下来，犹如一个想在叙述中添加或者删去某些情节的人那样。

“您刚才说，signora，”阿尔贝说，他对这个故事显得极有兴趣，“约阿尼纳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已经疲惫不堪……”

“所以去跟苏丹派来抓我父亲的那个司令官库尔希谈判了；父亲就是在这时候才下决心撤退到他早已准备好的那个地方去的，他管那个地方叫卡塔菲戎，意思就是他的避难所，在撤退前，他先派了一个他极其信任的法兰克军官去见苏丹。”

“这位军官，”阿尔贝问，“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signora？”

基督山跟年轻姑娘交换了一道迅如闪电的目光，莫尔塞夫没有注意到这道目光。

“不，”她说“我不记得了；但也许下面我还记得起来，那时我会说的。”

阿尔贝正想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但看见基督山慢慢地竖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别说话；他记起自己发的誓，就没往下说。

“我们朝着湖心亭划过去。”

“亭阁底层的装饰是阿拉伯风格的，外面的露台一直延伸到水中，楼上有一排排临湖的窗，这座湖心亭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底层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沿小岛底部延伸的非常宽阔的地下洞穴，母亲和我，还有那些侍女，都被领进了地下室。那里面藏着六万只钱袋和两百只木桶，全都堆在一起；钱袋里有两千五百万金币，木桶里有三万利弗尔炸药。”

“我刚才说过的父亲的心腹卫士塞利姆，站到了这些木桶旁边；他将日日夜夜守在这里，手执一支长杆，杆尖上有一根点燃的火绳；对他的命令是，一旦见到我父亲的信号，就把这一切，亭阁，卫兵，帕夏，侍女和金币，统统都炸掉。”

“我还记得，那些女奴看到周围这片可怕的景象，日日夜夜不停地在祈祷、啼哭和呻吟。”

“而我，我眼前仿佛永远能看见那个年轻卫士惨白的脸容和乌黑的眼睛；当哪一天死神降临到我面前时，我敢说它一定就是塞利姆的模样。”

“我没法告诉您我们像这样等了多少时候：当时我简直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时间了；有时候，父亲难得也会派人来叫母亲和我到露台上；这种时候，对于呆在地下室里整天看着哭哭啼啼的人群和塞利姆那支灼灼发亮的长杆的我来说，真是最高兴的时候了。父亲坐在宽阔的窗子跟前，以阴沉的目光凝望着远方，审视着湖面上出现的每个黑点，母亲侧卧在他身旁，头枕在他的肩上，我在他足边玩耍，用孩子每每把东西看得比真实的东西高大得多的惊异目光，由衷赞叹地眺望着远远耸立的品都斯山脉的悬崖峭壁，从碧波中升起的洁白晶莹、棱角分明的约阿尼纳城堡，还有那片犹如地衣般覆盖在山岩上的黛绿的丛林，远远望去它们就像一层苔藓，但走近些就可以看清那是挺拔高大的冷杉树和郁郁葱葱的香桃树。”

“有一天早晨，父亲派人来叫我们去；我们看见他神色平静，但脸色比平时更苍白。”

“‘再忍一忍，瓦西丽姬，今天就有结果了；苏丹的敕令今天就到，我的命运就要决定了。要是能完全得到赦免，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回约阿尼纳；要是来的是坏消息，我们今晚就逃走。’”

“‘可要是他们不让我们逃走呢？’母亲说。”

“‘喔！你放心吧，’阿里微笑着说，‘塞利姆和他的火绳会为我回答他们的。他们希望看到我死，但是不会愿意跟我一起死的。’”